

案例四訪談紀錄

訪談主題：民間團體辦理兩岸文教交流現況

訪談時間：2005/4/14/10:00(整理日期：2006/2/11)

訪談地點：00 大學附近簡餐餐廳

訪談對象：000000 會 0 前會長

*為維護資料之安全與保護資料相關人士之匿名性，此資料之人名、地名、單位名等方式均以匿名方式呈現，故與原始資料有所出入。

	原 始 資 料	重 點 摘 錄	編 碼	特 質 分 析
問題	許多文教交流活動同時兼具文化與經濟層次的效用，也因此有些單位在辦理文教交流時，會有一些類似營利的行為(例如：收團費、表演收入、展覽收入)等，請問貴單位對於政府要求文教交流活動不得有任何商業行為的規定有何看法?是否合理?這樣的規定會產生什麼正負面效果?			
回答	當然你說經貿活動就是木馬(屠城)，我也不能說政府的考量是沒有依據，(但)或(許)是太過嚴苛，應該能夠在適當的管理條件下，開放有效的管理，當然開放經貿之後，就會商業歸商業、文教歸文教了，其實現在文教活動會那麼頻繁，主要就是因為他是唯一一個管道，當商業活動歸商業活動之後，他沒有利益可圖了，他自然會回歸到文教。	*開放經貿交流就可以避免滲透到文化當中來，不需要過於擔憂	*認知到某些組織有商業目標時遵守法令規範的效用會降低	
問題	請問貴單位的財源來源有哪些?比例如何?政府的財源對貴單位來說是否重要?這些財源對於您和政府互動時產生什麼作用?			
回答	(至於政府影響大不大，)其實這部分要分幾個部分來講，第一個部分當然就是拿人手短嘛，可能跟政府單位爭取贊助募款，可能一些政府單位的要求，就要尊重跟配合，那前提還是在維持組織的認定的自主性的範圍，我們在辦理的過程當中，可能到今年 15 年，所以我們一直很努力的在維持，不會變成一個白手套的角色。但其實在我們辦活動的過程當中，邀請這些大陸朋友來，有時候(他們)就會感覺是不是政府在支持，或是 000 在支持，但是我們很清楚的知道我們是拿著這個提案跟政府機關(爭取補助)的關係，是拿人錢，(但是)爭取補助的這種，像是募款，要不要贊助我們，當然是政府可以決定的，但是要辦這個活動，或是怎麼樣辦這個活動，其實我們還是願意去堅持相對自主的權力，我們會去堅持包括人、包括了活動的形式、包括了活動所要傳達的台灣文化的這種台灣文化的印象，其實我們有在做，一直有在做，我們這個組織對兩岸關係的認同，我們做怎麼樣的事情，那當然對於政府單位來講，那麼也有些困擾，就是他們會習慣，不管是 000(機關名)，還是像贊助單位 000(機關名)還是最大的贊助單位，其他的單位還是都比較少，變成都是 000(機關名)在協調，也是變成最大的贊助單位，每年大概贊助的比例大概占三分之一，其他的都由其他部會來承擔，那像 000(機關名)他的比例也蠻大的，大概逼近 000 的數字了)，通常比較奇怪的狀況就是錢給的多的人聲音就會大聲一	*補助方式的自由度比較大，委託辦理的自由度比較小	*組織的財源不足 vs 爭取政府經費挹注的效用提高 *非營利組織的自由價值 vs 遵守法令規範的效用降低	*希望政府採取吸納的模式

<p>點，但他們的差別就是在像，在 000(機關名)裡面他們有分委辦的、也有分補助的，補助跟委辦的狀況就差很多，那像我們會承辦 000 團，他就比較像是委辦性質的，那委辦性質的我們就會比較清楚說，如果是承接這種委辦性質的這種活動的話，那我們會在整個活動的行程，我們對於政府的配合度就必須要高一點，那像 00 團這樣子的活動，在我們發展的過程當中，是因勢利導出來的一個活動，一方面覺得需要這樣的一個活動，讓我們想要做的事情可以多一點，讓更多的大陸學生或者是高知識份子(針對海外沒有錯)，能夠更了解包括台灣的民主化，跟台灣的土地發展、跟台灣的文化變遷這些狀況，那麼另一方面其實也透過這樣子的一個機會，讓我們有機會跟我們台灣內部的社會網絡做一個更緊密的聯繫，那話說回來，做一個 00 團，我們其實配合度會比較高，像人選啦都是政府在決定，然後我們就是承辦一個這樣的案子。</p> <p>那麼我們一直在堅持這樣的自主性，我們當然是比較傾向贊助的方式，那當然是有關技術上的原因，也有策略上的原因。技術上的原因當然就是用委辦的方式辦活動的話，報帳上面會變的非常的困難，對我們來講，他不算是一個障礙啦，但其實也造成我們的一些困擾，那我們寧願錢拿少一點這樣，然後就是在辦活動的過程當中，就會依照實際的狀況去花錢，依照一定的法規去花錢，他中間還是有一些差別的。那一方面發現政府給的錢，越來越少，錢給的少還要報帳抓的那麼緊，實在是..。那策略上，長期以來啦，我們自己在做兩岸交流，我們是針對兩岸的這種留學生做這樣的活動，我們也一直在思考，我們的一個活動方式是最有效率的，所謂的效率就是能夠讓更多的海外留學生很深的認識到台灣，最主要的目的是讓台灣給人有一個很正面的印象，把這個印象回去傳播給他們身邊的人，這才是最有效的，而不是憑個人過來看，就可以立刻看到，我們會去評估，他可以影響他身邊十個人二十個人的，事實上在這個整體的大目標上面，就會開始去思考更具目標的方向，去尋找活動最新的方式，譬如說，找哪些人來，那麼就是找來之後跟她們彼此的互動，怎樣的活動的過程，包括去哪些地方看，包括陪訪的過程當中訂的哪些活動，我們用怎樣的心態去互動，其實對於這些環節的設計是由我們的設計的，當然是跟 000(機關名)很有差距的，那 00 團來講，反正我們也知道說，政府是有很多其他的壓力的，譬如說，00 團在這幾年遭遇了很多的政治立場困難，早期 00 會的一個聯繫的對象，大概也是在 1998 年, 97, 98 年那個階段，比較的清的一個分野，以前是專門以 00 作為聯繫的對象，那就是 00 會的組織在某種程度上，與其他各國的中國大陸的 00 組織，認為台灣的一個分會，那麼團結會對於這樣一個關係，也蠻曖昧的，我們當然希望中國大陸可以更開發更民主，我們在台灣其實其他有中國大陸的海外留學生組成的 00 組織是不一樣的可能是台灣學生組成的這樣的團體，那麼另外一方面可能因為政治環境的轉變，00 會這樣的參與者，對於中國的認知對於一些方向其實有不一樣</p>	<p>*比較傾向於有自主性的方式： 1. 一方面是在策略上可以主導 2. 一方面是核銷程序(錢多還願意負擔核銷成本，錢少就不願意)</p> <p>*面對國家政策與組織目的不符合的時候，如何處置?演變成對政府的批評</p>	<p>*組織的自由價值 and 組織的人力不足 vs 選擇吸納的模式</p>	<p>*選擇吸納模式</p>
--	--	--	----------------

<p>的看法，所以我們開始不再那麼努力的做 00 的工作，而是把他擴大成為整個中國大陸海外留學生這個群體來進行所謂的聯繫，我們還是覺得這樣的活動非常的有意義，但是我們不認為侷限在 00 這一塊，因為其實 00 跟民主化是兩回事，搞 00 就是一(小)群組織裡面的人，那麼為什麼會這樣的想，是因為整個大環境的轉變，中國大陸在六四之後，當然就是有一段時間，全世界都很同情中國大陸的民主運動，但是隨著時間的轉移，碰到他也用其他的方式向世界宣揚他的實力，另外一方面就是 00 在海外的發展，其實發展的並不理想，環境的因素有，也因為 00 的一些個人的心態、努力等等也都是很重要的因素，那麼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們在接待一群已經喪失戰鬥能量的人，去推動一些週遭的民主化，其實並不期待是用一種命令式的方式去推動民主化，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0000 他的意義跟價值越來越小了，那麼在 2000 年之後隨著政府的改組，那麼像 00 團就一直集中在 00 份子身上，那對於我們來講，在我們的認知上面，他對於兩岸的交流是很小的，<u>我可不可以有自己多說法</u>，00 團這一個部分，00 會這個活動是海內外邀請大陸人來的最早的一個單位，那不管是我們做的最早，其實在我們發想這個活動的時候，我們還沒有在社會上看過類似的活動，或是聽過類似的活動，所以其實我們在開始辦 00 團的時候，我會覺得我們在做一件新的事情，那其實是在 1997 年左右，我記得那個時候我們在辦的時候，好像是在 0000(事件)的時候，那麼 97 年, 98 年, 99 年都有在辦，那麼這幾年我們剛開始在辦的時候，我們所針對的主要對象是在海外讀書或是研究的一些學者，譬如說他在一個大學做研究，就是博士生，或者是已經取得學位比較好的學校任教職的進行學術的研究者，尤其是做黨政相關科系的，那我們當初在做這樣的設定，是因為這一群人，就是在最大的程度，對海外的或國內外對岸的大陸人，希望他們也比較能用不一樣的角度來了解台灣的發展，而不是走馬看花的去台灣現在的這個樣子，台灣人講話的方式等等，這並不是我們想要傳達的這樣的東西，所以就我們認知的這群人，就是將來可能是未來大陸社會當中的知識精英，當然通常我們將精英分成「知識精英」和「政治精英」跟「經濟精英」，政治跟經濟這兩方面，政治不方便，經濟沒管道，那麼知識精英對我們來說，(就是)想要去聯繫傳達(對象)，我們想要傳達的一個這樣的方式。那另一方面，這幾年的主張的操作模式就針對這樣的族群，二方面是在這樣的族群裡面去建立我們的人際網絡，也就是這次我們邀請這十五個來，下次就請這十五個幫我們推薦，當然他們的推薦，我們還是會做篩選，譬如說我們會去看推薦人的學經歷，背後的網際關係，當然我們也希望能夠讓這個人際網絡，能夠擴大也聯繫的更佳地緊密，那我們會覺得透過這樣的交往方式，其實就是長期以來最有效的，即便拉開距離之後，就是在這幾年過程當中，我們聯繫了一些朋友，其實這些朋友會推薦他們的朋友來，一直跟我們保持很密切的聯繫，這個過程當中，其實我們作為一個台灣的朋友，對大陸朋友來說相當的緊密，那種並不是受訪</p>	<p>*政府的交流目的在增加台灣民主制度的宣傳，但非營利組織目的在增進交流及建立網絡</p>	<p>*非營利組織的交流目的(自由了解)與政府的目標(傳遞民主)不同 vs 遵守法令規範的效用降低</p>	<p>*2000 年政黨輪替後，交流目的產生改變，使得選擇模式由合作模式轉變為吸納模式</p>
---	--	---	---

案例四訪談紀錄

	者跟邀訪者的那種關係，而是很實際的朋友那種關係，我們要做的並不是一個專業的陪訪者，跟一個導遊的工作，那個從來都不是我們想做的，我們一開始的設定就是在交朋友。			
問題	請問貴單位什麼時候開始進行兩岸交流活動?最初是由什麼人際網絡開始的?貴單位幹部(包括理監事)是由哪些重要的社會人士所組成?人力資源是否豐沛?您認為貴單位之所以業務欣欣向榮，是因為哪些資源所導致?專業性質扮演什麼角色?而這些資源使得貴單位和政府互動時產生什麼作用?			
回答	<p>00 會，全名就是中華 0000 會，我做個簡單的背景介紹，00 會是從 65 活動開始的，00 會正式成立應該是在 1991 年，他成立的因緣是 1989 年由大量大陸的學生到海外去，不管說是合法的還非法的，指的就是 000(人名)這一群，在全世界當時的一個風潮，就是聲援這些大陸的海外學生，尤其是民運的，那麼當時台灣就有參與這樣的一個組織的活動，開始的時候是由幾個台大的學生開始做的，他們一開始是在國內跟國民黨政府申請了一筆經費，然後到海外去參加民運活動，開始辦的時候在 90 年的時候，那個時候回來講，台灣可以在這個民主上做些什麼，後來想的就是作一個 0000(活動名)的活動，主要是邀請中國大陸海外留學生到台灣來參訪，透過這樣子的方式，把台灣的民主經驗，傳播給這些大陸的、對民主發展非常有興趣的學生，那麼，(就開始)辦理第一屆 0000(活動)，第一屆 0000 在辦的過程當中，從配合法令的規定(得知)，要辦這樣的活動，必須辦理一個團體，來進行一些申請、協調的，所以中華 0000 會是在一個這樣的背景下順應而生，其實一開始並不是想要設立一個團體，然後再開始組織他的活動，是先有活動，那再來辦這個團體，其實那團體在剛剛成立之初，並沒有很清楚的規劃，發展的方向，所以整體來說有一點走一步算一步的感覺，然後(至於)從什麼人際網絡開始的，其實那個時候還是國民黨政府嘛，那從實際在做跟操作的一些早期的學長姐，跟當時的國民黨的一些黨員淵源比較深一點，那剛開始成立的時候，像曾經當過立法委員的 000(人名)，在台大當老師，那其實是透過他的關係喔，來找到一些社會資源，來成立這個團體，那後來在過程當中，譬如說台大的 000 老師或者是那時候的 000(國民黨官員名)有做一些行政上的協助，我不清楚那個時候他是在 000(機關名)還 000(機關名)，畢竟也蠻久以前，在那個時候，有幫我們找到一些資源，那最主要的 00 會主要的一些辦活動的經費，是從政府提供，這邊來的，比例非常的大、非常的大，那其實當初透過這種剛剛講的一些老師，那其實影響蠻大的，那後來變成一個慣例，那就是發展到了今天，那其實像(因為)00 會的我們沒有經費嘛，其實(所以)00 會的經費怎麼來，說穿了就是辦活動，每年一次的 0000 的活動，這個活動規模還算不小，在當年。那麼辦這樣的活動經費，其實一開始是從 000(機關名)的 0000(單位名)，那這個 0000(單位名)除了提供活動的經費之外，也會協調各部會，譬如說，當時 000(單位名)剛開始並沒有那麼多的資源，還有一些像 000(單位名)阿，000(單位名)等等，常常</p>	<p>*活動的開始是由學生在海外的串聯</p> <p>*學校的老師、研究生跟國民黨比較接近，也有一些社會以及政治的資源</p> <p>*以會養會</p>	<p>*組織經費財源不足 vs 爭取政府經費挹注的效用提高</p>	<p>*人際網絡與國民黨較接近</p> <p>*經費不充沛</p>

	<p>會去協調來共同<u>一</u>贊助這樣的活動，公家單位有些五萬、十萬，多一點的就二十萬、三十萬，每年我們就把這個活動撐起來，除了這個活動之外，OO 會這個組織是屬於休眠的狀態，因為 OO 會的組成成員是以學生為主，那尤其是研究生在北部的研究生比較多，那他的特色就是集中在法政或與大陸事務學歷的這一群人身上，所以其實他不是一個很常態，是一個以功能導向的團體，所謂的功能導向就是辦這樣子的一個活動，那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們也發展出，我們要講人際網絡，其實這些建立的人際網絡慢慢的跟 OO 會的運作有疏遠，那後來在運作的過程當中，我們也開始去建立其他的人際網絡，譬如說政府機關間的關係，那像跟 000(機關名)之間的關係就是在整個演變的過程當中所演變出來的，那我們跟 000(機關名)的 000(單位名)，其實一開始 000(機關名)只是被找來當一個贊助單位，那麼後來隨著大陸事務的這種(發展)，以前 OO 小組或是其他部會，集中到 000(機關名)，那麼我們跟 000(機關名)的關係也越來越密切，那麼現在已經變成 OO 處來主導，或是協助 OO 會的一些其他活動的一些狀況，那麼這些過程當中，這層關係就變得更綿密了，那大概也是在 1996, 1997 年的時候就開始比較緊密了，那像剛剛我說過我們的團體成員多半是學生，那說是比較有社會背景，可能就是到了博士班，因為通常擔任會長或監事，都是博士班的學生，當然在這個過程中，很多當過重要幹部的學長姐，他們在出社會開始工作以後，他們就有了他們的人際網絡，他們的網絡跟資源對整個的運作也都很關注，那也形成 OO 會的一種人際網絡，一些有形或無形的一些資源，那麼譬如說，我們跟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關係—學術這一方面的。</p> <p>政府是絕大多數的財源來源，那其實，當時以 0000(活動名)作為標的，還是有一些私人的贊助會進來，他們是透過學長姐的一些關係，或者是政府單位的推薦，其中有一間叫 OO 公司，OO 的 000(人名)，但是慢慢的也變的比較少，主要也是以政府的補助為主，但 OO 會不在辦活動的時候是屬於休眠狀態，所以在不辦活動的時候所需要的資金並不多。</p>	<p>*演變出與政府建立關係</p> <p>*學術網絡的建立</p>		<p>*人力資源不足</p>
<p>問題</p>	<p>對於這方面的政策您覺得政黨輪替的影響大不大?</p>			
<p>回答</p>	<p>在政策方面其實國民黨在(的時候)，比較官僚一點，後來的民進黨(難道就)不官僚啊?這不是我們討論的重點，哈哈，那政策方面其實是有差，我自己講我自己的看法，其實民進黨在政策方面的做法十分不成熟，不成熟代表著他很粗糙，他沒有很嚴密的思考，而且他在做的過程當中，很多非專業的考量牽涉在裡面，譬如說什麼叫做非專業的考量，後來幾次 OO 團的活動所邀請來的...(人都是私相授受來的)，(非專業跟思考粗糙)這也是互相連結拉，思考粗糙涉入不深也好，(非專業也罷)其實是互相相關的。其實第一個原因，是因為民進黨的這個相關專業能力專業水準的人並不多，然後交流上在 OO 發展深入了解的人並不多，那麼能夠深入台灣跟整個中國大陸民主化的過程當中，應該扮演</p>	<p>*對民進黨執政後的認知：</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批評政策不專業 2. 批評政治性掛帥 		

<p>怎樣的角色的人也不多，很多的時候反映在現實上，會實際去邀請 0000 來參與，那 0000 他對於台灣的民主運動也抱著興趣，那麼其實<u>比較物色(到)的</u>，(都是)民進黨裡面對於民進黨政府裡頭比較有參與決策(的人所認識的)，可是(這些人也不過就)在政府裡頭他就掛一個名(，對實際的民主化幫助有限)，這是與絕對參與與決策的人會有比較深的關係，所以我們覺得，對於大陸的民主化並沒有幫助。</p> <p>但是我們會看到在很多時候，大量的台灣資源放在這一批人身上，那這一批人很多人在海外已經都不再做民主活動了，那他不在做民主活動，他就是靠政府的這個頭銜，在世界各地騙取資源，呵~應該說是爭取資源，尤其是台灣，我們在實際的狀況上，我們會看到有一批 0000 幾乎每年來台灣，而且都是透過非正式的管道，譬如說他們打電話去給某某人，某某人要講出來嗎?~呵呵~，那某些人本身沒有什麼價值，卻不斷的來訪，就造成了所謂的資源的浪費，依照我的理解，我還是蠻欣賞 000(官員名)，我說的是以我的觀察啦，民進黨的決策者對於這一塊的認識都不夠深，那麼他們能夠依賴的海外大陸社群網絡，也實在是很片面。其中也有幾個人發揮作用，譬如說 00 長，在做海外聯繫工作的很重要的中介人，他們中介的管道通常都是大陸的 00 領袖，譬如說 000(人名)，那他們其實他們的成長過程當中，在海外求學時都有聯繫，那他們的聯繫可能也只有這個管道，另外一方面，這個網絡是可以同時被利用的，在我們來看，我是覺得浪費，總會想有什麼辦法可以做的更好，我也不可以說是他們完全沒有去思考啦，因為彼此在做一個詮釋，比較沒有 00 背景的大陸知識精英效果會比較好，因為你站在一個國際的角度來想，一群台灣的 00 份子說台灣有多好，他們跟大陸人講不見得好，在我們做聯繫的時候，很多時候我們認為他們會成為知識精英的，<u>現在很多都已經進入</u>，好幾位都已經進入中國大陸的國家體系裡面，做一些中間比較有決策層級的工作，那麼這個也是我們一直在相信的事情，為什麼不可以讓大陸十三億的人了解台灣，但是我們希望能夠透過精緻的，去挑選比較好的對象，精緻的去設計活動的內容，讓這群人，未來能夠進入學術體系的時候，或是在決策者旁邊的人，希望他們能夠在決策的過程當中，在腦袋裡幫台灣留一個位子，譬如說，不要來打台灣，那麼在他們在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當這些中南海的人做決策的人，沒有台灣經驗，沒有來過台灣，但是我們希望他們能夠從這些身邊來過 0000(活動名)的人，來過十幾二十個大陸的朋友，能夠告訴他們，台灣不一樣的地方，能夠在這樣的關係當中，發揮其影響力。</p> <p>所以，你問我政黨輪替之後有什麼不一樣，對我來說，我覺得國民黨政府在的時候，大家合作的比較愉快，交流的目標相同，還有官員裡面都是自己人，講起話來也比較容易，後來政黨輪替了，方向慢慢有些不同，也不夠專業，我就會比較偏好用補助的方式，我們來規劃活動，政府看能夠補助多少就補助多少。</p>			<p>*民進黨執政時選擇吸納模式，國民黨執政時，選擇合作模式</p>
---	--	--	------------------------------------

案例四訪談紀錄

問題	<p>您認為目前兩岸文教交流的速度以及策略，是否有受到兩岸政治關係的影響?以您的立場，是否認同文教交流活動也應是政府的政治策略的一環?或您認為文化交流應該有他自己的原則，超越於政治之外?您認為應該如何解決政治與文化相互影響的問題?</p>			
回答	<p>當然有受到政治的影響，這是必然的，我覺得可以不需要，當然我也不否認有很多的文教交流並不是那麼的文教，他可能不是我們所看到的，他可能有很多的功能。譬如說，學術的交流、人員的往來，不像我們單純法規上看的到這樣，那既然是這樣的話那變成一個信息溝通的管道，既然是溝通的話，你也很難去苛責不去用政治去牽涉到文化交流，那當然怎麼樣的去管制文化交流又是另外一回事，重要的是哪些活動是值得辦，應該辦。要鼓勵辦的，哪些活動是不應該開放交流，那很多的所謂文化交流失去了原來的意義，很多人可能都是去招商的一個外殼，我有講好幾個面向，其實就文化交流的立場，我覺得應該全面開放，那現在會變成文教活動交流來包裝商業的情況，是因為現在的法規規範的緣故，社會上是有這個需要的，雖然我贊成政府的狀況，但是我也不否認政府在做這樣決定的立場，就是會批判說政府在做類似的決策的時候，抱持一種將中國妖魔化這種立場的預設，譬如說每個進來的人，都有可能危害到國家安全，那這樣感覺會像木馬屠城記一樣，實際上，我也不否認政府這樣的狀況不斷有，像我們本身在辦海外的活動，我們有幾年都可以感覺的出來，不是每個團員都是以交流的目的來的，總會有一些特例的團員，當然我們透過深入的交往跟了解之後來做的判斷，而不是很膚淺的一種斷言，我會覺得他們的目的就是為了來探查，當然(除了)探查跟交流也會互相監視其他的團員，雖然我們是用的申請方式來台，也是比較公開的，而且我們也會有一定的標準在，我們也很難完全去註解說他們的背景，因為他們不會告訴你他們的背景，他們有很好的學經歷，也有人推薦，當然對我們來講我們是用比較開放的態度，我們給大陸看的都是社會當中大家都看的到的。</p>	<p>*政治必然影響文化</p> <p>*因此如何管制是個重點</p> <p>*開放經貿交流就可以避免滲透到文化當中來，不需要過於擔憂</p> <p>*活動當中大陸的敏感人員，但民間團體都是採取開放的態度</p>	<p>*組織沒有商業目標 vs 遵守法令規範的效用提高</p>	
問題	<p>有一些團體在辦理接待的時候，並無法完全符合政府的要求(例如：無法全程陪同、大陸人士發表不適當言論、從事與許可目的不相符的活動、併團)，您認為這些情況是否可以理解?為什麼?政府若嚴格管制對兩岸交流活動產生什麼影響?</p>			
回答	<p>以 000(本組織)的情況來講，帶活動都是全程陪同，其實所謂的自由活動時間是相當少的一個(狀況)，(至於)跟一個要去住在親戚家裡，他們會有親戚，也或許他們的配偶，就是台灣人，那很難我們去做(要求)到這個程度，沒有辦法保證他會離開到哪裡，但我們會留下他的聯絡電話，到哪裡，什麼時候回來，會做到這樣子的程度。</p> <p>那發表不當的言論，這個並不是我們能管制到的，難道講到一半，我過去掌嘴嗎。而且話說回來，台灣既然是一個民主自由的國家，本來就應該能容忍這些，什麼叫做不當言論，對我們來講，大陸人</p>	<p>*探親是無可避免的人情之常</p> <p>*不當言論則以民主社會為背景基</p>	<p>*人情因素</p> <p>*言論自由價值 vs 遵守法令規範的</p>	

案例四訪談紀錄

	<p>跑到民進黨裡面坐，高喊毛澤東萬歲，這樣的行為，台灣應該能夠按耐住這樣的東西，我們很難去做進一步的要求，我們也不願意這麼做，這樣跟我們認知的民主社會不一樣。</p> <p>那當然(至於)從事與實際不相符的活動，那大部分的時候我們不做這樣的活動，那待會再來討論，我覺得的其他團體或其他活動要怎麼做，我們自己沒有併過團，但是 000(政府機關)有要求我們併過團。</p> <p>但是我覺得嚴格管制是一個，你要真的管的到，譬如說自由活動，有沒有太多自由活動的時間，沒有從事跟行程表活動不相關的活動(，其實很難)，所以以現在交流的頻率跟政府單位的容納來講，其實(政府)對他們(的管制)來說，都很能夠(讓他們)接受了。那(有些)根本是將錯就錯，(民間單位)他根本不會跟你講，然後就會出現那種，講病患(態)，是好聽的，其實現在社會上有些團體根本就是在賣牌，那就是借一個活動多少錢這樣子，已經超出政府認知的違法很多，可是又回歸到一樣的問題，(因為)文教活動必須拓展商業經貿的活動，那其實就是社會的訣竅，如果你又不去回應的話，他自己會去找出路，如果政府又管不住的話，那就變成現在社會上的狀況。</p>	<p>礎</p> <p>*併團反而是政府的要求</p> <p>*目前的病態狀態來自於：</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交流目標太緊縮 2. 政府管理能力不足 	<p>效用降低</p> <p>*在非營利組織沒有商業目標 and 政府管理能力充足 vs 選擇合作模式</p>	
<p>問題</p>	<p>此外，國安人員針對非營利組織是否違反上述行為，會對非營利組織進行追蹤，您認為這樣的追蹤調查行為是否有其必要?您都如何面對這樣的措施?對於這樣的措施感受如何?應如何改進?</p>			
<p>回答</p>	<p>國安局的還是會來電話，我覺得可以分為兩個層次，一個就是互相活動的部分，那麼就會有一個簡單的互動關係，因為我們的背景的關係，我們不會對國安人員調查人員有太多的排斥，第一個我們會去合作，是因為對他們來講也是一個工作，他們也要就是要一點東西這樣，有沒有意願去對這樣的內容，去做這樣的一個分析，其實是沒有問題的。這幾年兩岸的交流越來越頻繁，每一個人都要去監控每一個活動，都已經到了一個操作飽和的程度，我們很期望國安人員真的能達到一個管制的效果，而不是每一團進來都要去做了解，現在光是每一團進來他們都知道，可是有些人常來他們根本不知道，那這樣的狀況其實對我們來講，我們會去建議公開一些及時重要的訊息，譬如說行程表，老實說不要牽涉到內部的事情，東西並不一定要從我們這邊拿，因為例如我們跟 000 委辦的活動，會要我們附上行程表，但是我們並不是很在意這些東西，或者是一些場合發生的一些狀況，這些老實說，我們之後的報告，都會列出來的東西，對我們來講，這些訊息是公開的，但也沒有正式的找我們去問，在另外一方面，有些是狀況外的事情發生，例如說要來跟監啦，那種搶業績的心態，在中南部的窮鄉僻壤，你就會看到。他們跑來，大多數的狀態我們是不怕啦，我覺得對這些人也不要對他們妖魔化，其實就還好。</p>	<p>*考量國安局人員的辛苦</p> <p>*但是應該有效的管理，不是形式化</p> <p>*政府之間爭取績效使得管理出現問題</p>	<p>*管理能力不足(形式化、搶績效)，政府執行法令規範的機率降低</p>	

符號說明：

案例四訪談紀錄

1. 加上底線者表示為行文順暢，所予刪除之字句。
2. 加上括弧者表示為行為順暢，所予加入之字句。
3. 星號表示該段文章之重點，或者經筆者編碼或賦予組織特徵之文字。

